

紀弦回憶錄

【第一部】

二分明月下



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。
 不是先知，沒有半個字的嘆息。
 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嘯
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，
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；
 並颳起涼風颯颯的，颯颯颯颯的：
 這就是一種過癮。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紀弦回憶錄／紀弦著 --
初版 -- 臺北市：聯合文學，2001（民90）
面：公分 --（聯合文叢：245）

ISBN 957-522-367-5（平裝）

1. 紀弦傳記

782.886

90020042

聯合文叢 245

紀弦回憶錄【第一部】二分明月下

作者／紀弦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初安民

主編／江一鯉

編輯／張清志

美術編輯／周玉卿 戴榮芝

校對／呂佳真 辜輝龍 紀弦 張清志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話／(02)27666759・(02)27634300轉5107

傳真／(02)27567914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ms4.hinet.net

unitas@udngroup.com.tw

印刷廠／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理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話／(02) 26422629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01年12月 初版

定價／750元（套書不分售）

copyright © 2001 by Lu Yu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本書獲台北市文化局贊助出版

ISBN 957-522-367-5（套書；平裝）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紀弦回憶錄【第一部】

二分明月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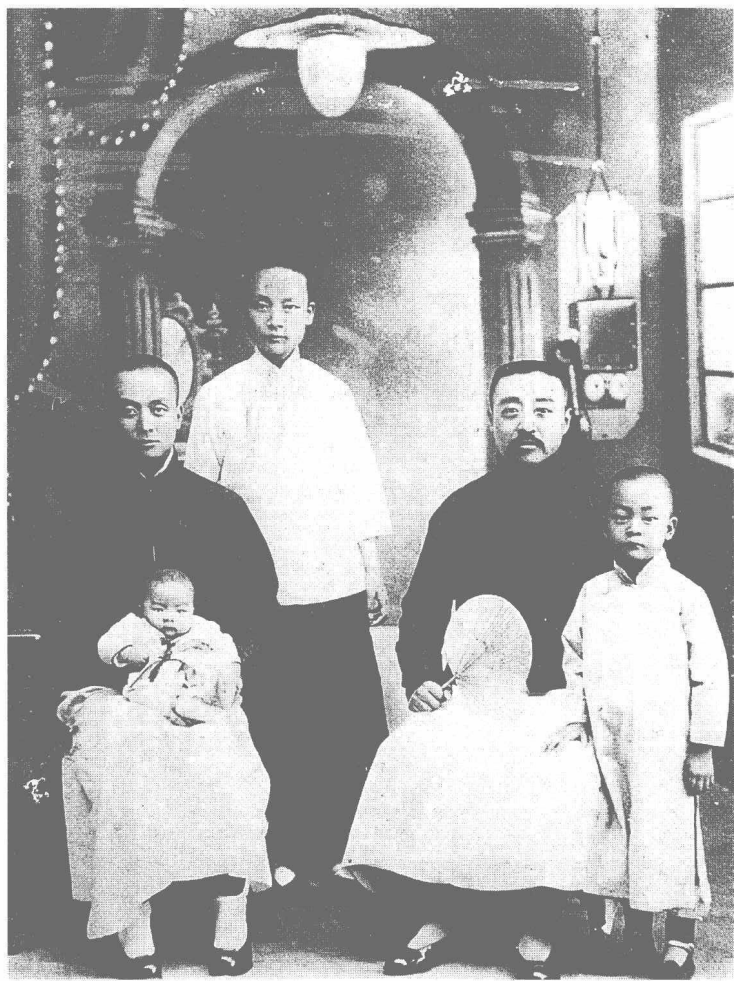
● 紀弦／著



襁褓中

一九一三年秋，攝於上海。

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也正是我父親攜眷由保定經天津潛往南方參加二次革命的時期。從照片中我父母的服裝看來，大概已經天涼了。很可能是二次革命失敗，九月裡亡命赴滇以前的留影。果如此，則我已有五個月大了。



四歲留影

一九一七年攝於北京。
我父親手裡抱著的嬰兒，是我二弟路邁，才三個多月。我母親站在我父親後面。我靠著的大人，留八字鬍鬚，手拿扇子的，是我大舅。但他並非我母親的胞兄，而是堂兄。



十六歲的美術學生

一九二九年秋，讀武昌美專時，攝於黃鶴樓。

我背後的山水不是真的。這家照相館，叫做「顯真樓」，我父子二人常去照相的。



瘦西湖畔一美人

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婚後，我夫婦二人遊湖攝影是常有的事，而以這一張為最可寶貴。其他照片，畫面上既無楊柳，也沒有湖，更沒有遊艇，遠不及這一張來得富於情調；而且，我妻一手扶著樹幹，站在那裡的姿態也很自然。但這究竟是哪一年留下來的鏡頭呢？我已不記得了。總之，不是一九三一就是一九三二年，在我畢業以前。



油畫瓶花

一九三三年蘇州美專畢業後，和朋友們合組「磨風藝社」，從事各種文藝活動。這是在南京舉行的首次畫展作品之一，定價三十元，為國府主席林森購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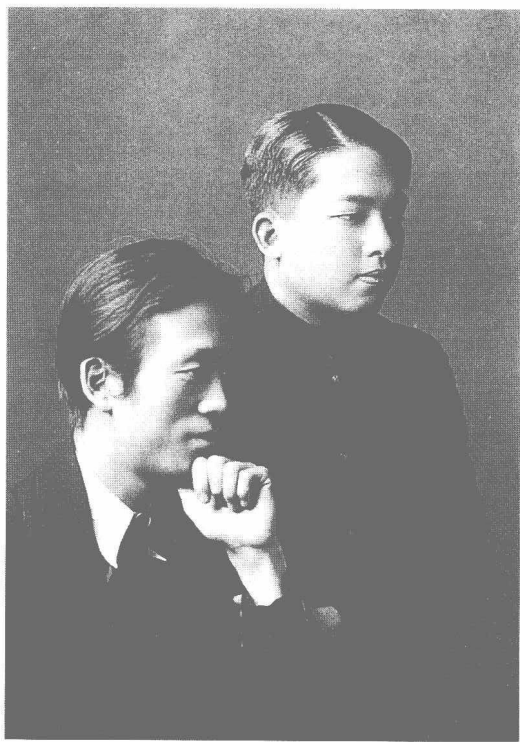
水彩瓶花

「磨風藝社」首次畫展作品之一，定價十元，為國府主席林森購藏。別瞧不起這區區的三、四十元！當年一般公教人員的月薪，已足夠養家活口的了，因為那是銀元，而非紙幣。



一九三四年自畫像

這是一幅素描，曾展於在南京舉行的二次畫展。畫人不畫眼珠，在當時，要算是一種新派的作風。



與詩人李華飛合影

一九三六年在東京，時常和詩人李華飛、覃子豪等在一起玩得很高興。那時，我一面讀日文，一面在一個畫會裡動練素描，準備投考東京美專。不意左頰忽然生了一個疔瘡，非常想家，我就悄悄地乘船回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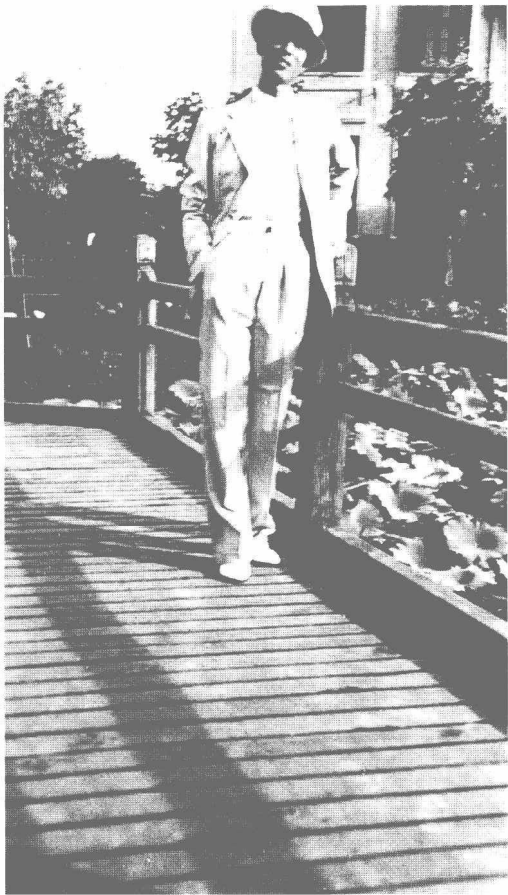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寫詩

一九三六年六月歸國後攝於揚州門雞廠十三號我自己的書齋裡。壁上懸著的那些新派油畫，全是歸國後的作品，我身上穿著的那件藏青色絨布短書衣是在日本買的，我非常喜歡它，直到來台後我停筆不畫了，還穿著。



光明的追求者

巨幅油畫，題為《光明的追求者》，乃我歸國後得意之作，一向懸於自宅大廳中，帶一點未來派的味道，行家看了，無不拍手叫好。抗戰期間遺失，非常可惜！



一九三七年 在蘇州

一九三七年夏，攝於蘇州公園。

這橋下池塘中的荷花，我最欣賞。一九三六年遷居蘇州後，執教於上海安徽中學，蘇州上海兩頭跑，在火車上也常寫詩。



一九三八年在香港

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滬戰爆發，我乃帶著全家老小，流亡到了武漢，復經長沙、貴陽、昆明、河內、海防而至香港，時已一九三八下半年了。這張照片，攝於香港公園中。影中人，左起，本人、太座、三弟媳鄭青，三弟路造。

自序

遠在一九六六年，從前，當我住在台北龍江街時，詩人痲弦就第一個勸我寫回憶錄了。我說我要寫的，可是一直沒有動筆。痲弦本名王慶麟，是我來台後很早就認識的一位好友，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其重要性當不下於過去始終和我站在一起的杜衡。是的，從三、四十年代「現代三劍客」之一的杜衡，到五、六十年代「創世紀三傑」之一的痲弦，這充分說明了我的文壇交遊之有所選擇，我的詩路歷程之一貫性，而且深具文學史的意義。可是回憶錄，說要寫的，卻擱置頗久，直到一九九七年五月，方才正式開始，一章接著一章地寫下去，而終於在二〇〇〇年感恩節以前全部殺青。請問這究竟是怎麼搞的呢？

原來早在一九七六年，我就已經在穆中南主編的《文壇》上，連續登載我最初寫的幾篇回憶錄了；一九七六年底移民來美後，一九七七年我還接下去寫了幾篇寄給老穆去發表；這以後就停止不寫了。事隔二十年之久，經痲弦來信提起，一再催促，我才在一九九七年下決心，一定要把這項工作做好，庶幾乎不辜負朋友的美意。於是我把《文壇》上發表過的拿來